

# 清文精选

吴伟业

### 张南垣传

张南垣名涟，南垣其字，华亭人，徙秀州，又为秀州人。少学画，好写人像，兼通山水，遂以其意垒石，故他艺不甚著，其垒石最工，在他人为之莫能及也。百余年来，为此技者类学崭岩嵌特，好事之家罗取一二异石，标之曰峰，皆从他邑辇致，决城闾，坏道路，人牛喘汗，仅得而至。络以巨絙，辄以铁汁，刑牲下拜，剺颜刻字，钩填空青，穹窿岩岩，若在乔岳，其难也如此。而其旁又架危梁，梯鸟道，游之者钩巾棘履，拾级数折，伛偻入深洞，扞壁投罅，瞪眙骇栗。南垣过而笑曰：“是岂知为山者耶！今夫群峰造天，深岩蔽日，此夫造物神灵之所为，非人力所得而致也。况其地辄跨数百里，而吾以盈丈之址，五尺之沟，尤而效之，何异市人搏土以欺儿童哉！唯夫平冈小阪，陵阜陂陬，版筑之功，可计日以就，然后错之以石，棋置其间，缭以短垣，翳以密箬，若似乎奇峰绝嶂，累累乎墙外，而人或见之也。其石脉之所奔注，伏而起，突而怒，为狮蹲，为兽攫，田鼻含呀，牙错距跃，决林莽，犯轩槛而不去，若似乎处大山之麓，截溪断谷，私此数石者为吾有也。方圻石洫，易以曲岸回沙；邃闼雕楹，改为青扉白屋。树取其不雕者，松杉桧栝，杂植成林；石取其易致者，太湖尧峰，随意布置。有林泉之美，无登顿之劳，不亦可乎！”华亭董宗伯玄宰、陈征君仲醇亟称之曰：“江南诸山，土中戴石，黄一峰、吴仲圭常言之，此知夫画脉者也。”群公交书走币，岁无虑数十家。有不能应者，用为大恨，顾一见君，惊喜欢笑如初。

君为人肥而短黑，性滑稽，好举里巷谐媠以为抚掌之资。或陈语旧闻，反以此受人啁弄，亦不顾也。与人交，好谈人之善，不择高下，能安异同，以此游于江南诸郡者五十余年。自华亭、秀州外，于白门、于金沙、于海虞、于娄东、于鹿城，所过必数月。其所为园，则李工部之横云、虞观察之予园、王奉常之乐郊、钱宗伯之拂水、吴吏部之竹亭为最著。经营粉本，高下浓淡，早有成法。初立土山，树石未添，岩壑已具，随皴随改，烟云渲染，补入无痕。即一花一竹，疏密欹斜，妙得俯仰。山未成，先思著屋，屋未就，又思其中之所施設，窗櫺几榻，不事雕饰，雅合自然。主人解事者，君不受促迫，次第结构，其或任情自用，不得已觔觔曲折，后有过者，辄叹息曰：“此必非南垣意也。”

君为此技既久，土石草树，咸能识其性情。每创手之日，乱石林立，或卧或倚，君踌躇四顾，正势侧峰，横支竖理，皆默识在心，借成众手。常高坐一室，与客谈笑，呼役夫曰：“某树下某石可置某处。”目不转视，手不再指，若金在冶，不假斧凿。甚至施竿结顶，悬而下缒，尺寸勿爽，观者以此服其能矣。人有学其术者，以为曲折变化，此君生平之所长，尽其心力以求仿佛，初见或似，久观辄非。而君独规模大势，使人于数日之内，寻丈之间，落落难合，及其既就，则天堕地出，得未曾有。曾于友人斋前作荆、关老笔，对峙平城，已过五寻，不作一折，忽于其颠，将数石盘互得势，则全体飞动，苍然不群。所谓他人为之莫能及者，盖以此也。

君有四子，能传父术。晚岁辞涿鹿相国之聘，遣其仲子行，退老于鸳湖之侧，结庐三楹。余过之谓余曰：“自吾以此术游江以南也，数十年来，名园别墅易其故主者，比比多矣。荡于兵火，没于荆榛，奇花异石，他人辇取

以去，吾仍为之营置者，辄数见焉。吾惧石之不足留吾名，而欲得子文以传之也。”余曰：“柳宗元为《梓人传》，谓有得于经国治民之旨。今观张君之术，虽庖丁解牛，公输刻鹄，无以复过，其艺而合于道者欤！君子不作无益，穿池筑台，《春秋》所戒，而王公贵人，歌舞般乐，侈欲伤财，独此为耳目之观，稍有合于清静。且张君因深就高，合自然，惜人力，此学愚公之术而变焉者也，其可传也已。”作 《张南垣传》。

彭士望

### 九牛坝观觥戏记

树庐叟负幽忧之疾于九牛坝茅斋之下。戊午闰月除日，有为角觥之戏者，踵门告曰：“其亦有以娱公？”叟笑而颔之。因设场于溪树之下。密云未雨，风木冷然，阴而不燥。于是邻幼生周氏之族之宾之友戚，山者牧樵，耕者犁犊，行担簦者，水桴辑者，咸停释而聚观焉。

初则累重案，一妇仰卧其上，竖双足承八岁儿，氏覆卧起，或鹄立合掌拜跪，又或两肩接足，儿之足亦仰竖，伸缩自如；间又一足承儿，儿拳曲如莲出水状。其下则二男子一妇一女童，与一老妇鸣金鼓，俚歌杂佛曲和之。良久乃下。又一妇登场，如前卧，竖承一案，旋转周四角，更反侧背面承之，儿复立案上，拜起如前仪。儿下，则又承一木槌，槌长尺有半，径半之。两足圆转，或竖抛之而复承之。妇既罢，一男子登焉，足仍竖，承一梯可五级，儿上至绝顶，复倒竖穿级而下。叟悯其劳，令暂息，饮之酒。

其人更移场他处，择草浅平坡地，去瓦石。乃接木为躄，距地八尺许，一男子履其上，傅粉墨挥扇杂歌笑，阔步坦坦，时或跳跃，后更舞大刀，回翔中节。此戏吾乡暨江左时有之，更有高丈余者，但步不能舞。最后设软索，高丈许，长倍之，女童履焉。手持一竹竿，两头载石如持衡，行至索尽处，辄倒步，或仰卧，或一足立，或偃行，或负竿行如担，或时坠挂复跃起。下鼓歌和之，说白俱有名目，为时最久，可十许刻。女下，妇索帕蒙双目为瞽者，番跃而登，作盲状，东西探步，时跌若坠，复摇晃似战惧，久之乃已。仍持竿，石加重，盖其衡也。

方登场时，观者见其险，咸为之股栗，毛发竖，目炫晕，惴惴惟恐其倾坠。叟视场上人，皆暇整从容而静，八岁儿亦斋慄如先辈主敬，如入定僧。此皆诚一之所至，而专用之于习。惨澹攻苦，屡蹉跌而不迁；审其机以应其势，以得其致力之所在，习之又久，乃至精熟，不失毫茫，乃始出而行世，举天下之至险阻者皆为简易。夫曲艺则亦有然者矣！以是知至巧出于至平。盖以志凝其气，气动其天，非鹵莽灭裂之所能效此。其意庄生知之，私其身不以用于天下；仪、秦亦知之，且习之，以人国戏，私富贵，以自贼其身与名。庄所称僚之弄丸、庖丁之解牛、伛偻之承蜩、纪渚子之养鸡，推之伯昏瞽人临千仞之蹊，足逡巡垂二分在外；吕梁丈人出没于悬水三十仞，流沫四十里之间，何莫非是。其神全也。叟又以视观者，久亦忘其为险，无异康庄大道中，与之俱化。甚矣！习之能移人也。

其人为叟言：祖自河南来零陵，传业者三世，徒百余人，家有薄田，颇苦赋役，携其妇与妇之娣姒，兄之子，提抱之婴孩，糊其口于四方，赢则以供田赋。所至江、浙、两粤、滇、黔、口外绝徼之地，皆步担，器具不外贷，谙草木之性，捃摭续食，亦以哺其儿。叟视其人衣敝缁，飘泊羈穷，陶然有自乐之色。群居甚和适，男女五六岁即授技，老而休焉，皆有以自给。以道路为家，以戏为田，传授为世业。其肌体为寒暑风雨冰雪之所顽，智意为跋涉艰远人情之所傲怵磨厉。男妇老稚皆顽钝，儇敏机利，捷于猿猱，而其性旷然如麋鹿。叟因之重有感矣。

先王之教，久矣夫不明不作。其人恬自处于优笑巫覡之间，为夏仲御之所深疾，然益知天地之大，物各遂其生成，稗稻并实，无偏颇也。彼固自以

为戏，所游历几千万里，高明巨丽之家，以迄三家一门之村市，亦无不以戏视之，叟独以为有所用。身老矣，不能事泔澼絺，亦安所得以试其不龟手之药，托空言以记之？固哉！王介甫谓“鸡鸣狗盗之出其门，士之所以不至。”不能致鸡鸣狗盗耳，吕惠卿辈之谄谩，曾鸡鸣狗盗之不若。鸡鸣狗盗之出其门，益足以致天下之奇士，而孟尝未足以知之；信陵、燕昭知之，所以收浆、博、屠者之用，千金市死马之骨，而遂以报齐怨。宋亦有张元、吴昊，虽韩、范不能用，以资西夏。宁无复以叟为戏言也，悲夫！

原君

有生之初，人各自私也，人各自利也。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，有公害而莫或除之，有人者出，不以一己之利为利，而使天下受其利；不以一己之害为害，而使天下释其害。此其人之勤劳，必千万于天下之人。夫以千万倍之勤劳，则己又不享其利，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。故古人之君，量而不欲入者，许由、务光是也；入而又去之者，尧、舜是也；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，禹是也。岂古之人有所异哉？好逸恶劳，亦犹夫人之情也。

后之为人君者不然。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，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，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，亦无不可。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，不敢自利，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。始而惭焉，久而安焉，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，传之子孙，受享无穷。汉高帝所谓“某业所就，孰与仲多”者，其逐利之情，不觉溢之于辞矣。

此无他，古者以天下为主，君为客，凡君之所毕

世而经营者，为天下也。今也以君为主，天下为客，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，为君也。是以其未得之也，屠毒天下之肝脑，离散天下之子女，以博我一人之产业，曾不惨然，曰：“我固为子孙创业也。”其既得之也，敲剥天下之骨髓，离散天下之子女，以奉我一人之淫乐，视为当然，曰：“此我产业之花息也。”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，君而已矣！向使无君，人各得自私也，人各得自利也。呜呼！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？

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，比之如父，拟之如天，诚不为过也。今也天下之人，怨恶其君，视之如寇仇，名之为独夫，固其所也。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，至桀纣之暴，犹谓汤武不当诛之，而妄传伯夷、叔齐无稽之事，乃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，曾不异夫腐鼠。岂天地之大，于兆人万姓之中，独私其一人一姓乎？是故武王圣人也，孟子之言，圣人之言也。后世之君，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，禁人之窥伺者，皆不便于其言，至废孟子而不立，非导源于小儒乎？

虽然，使后之为君者，果能保此产业，传之无穷，亦无怪乎其私之也。既以产业视之，人之欲得产业，谁不如我？摄缄縢，固扃鐍，一人之智力，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。远者数世，近者及身，其血肉之崩溃，在其子孙矣。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，而毅宗之语公主，亦曰：“若何为生我家！”痛哉斯言！回思创业时，其欲得天下之心，有不废然摧沮者乎？是故明乎为君

之职分，则唐、虞之世，人人能让，许由、务光非绝尘也；不明乎为君之职分，则市井之间，人人可欲，许由、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。然君之职分难明，以俄顷淫乐，不易无穷之悲，虽愚者亦明之矣。

顾炎武

## 廉耻

《五代史·冯道传·论》曰：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，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善乎，管生之能言也！礼义，治人之大法；廉耻，立人之大节；盖不廉则无所不取，不耻则无所不为。人而如此，则祸败乱亡，亦无所不至；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，无所不为，则天下其有不乱，国家其有不亡者乎？然而四者之中，耻尤为要。故夫子之论士，曰：“行己有耻。”孟子曰：“人不可以无耻。无耻之耻，无耻矣。”又曰：“耻之于人大矣，为机变之巧者，无所用耻焉。”所以然者，人之不廉，而至于悖礼犯义，其原皆生于无耻也。故士大夫之无耻，是谓国耻。

吾观三代以下，世衰道微，弃礼义，捐廉耻，非一朝一夕之故。然而松柏后凋于岁寒，鸡鸣不已于风雨，彼昏之日，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！顷读《颜氏家训》有云：“齐朝一士夫尝谓吾曰：‘我有一儿，年已十七，颇晓书疏，教其鲜卑语，及弹琵琶，稍欲通解，

以此伏事公卿，无不宠爱。’吾时俯而不答。异哉，此人之教子也！若由此业自致卿相，亦不愿汝曹为之。”嗟乎！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，犹为此言，尚有《小宛》诗人之意，彼阉然媚于世者，能无愧哉！

罗仲素曰：教化者朝廷之先务，廉耻者士人之美节；风俗者天下之大事。朝廷有教化，则士人有廉耻；士人有廉耻，则天下有风俗。

古人治军之道，未有不本于廉耻者。《吴子》曰：“凡制国治军，必教之以礼，励之以义，使有耻也。夫人有耻，在大足以战，在小足以守矣。”

《尉繚子》言：“国必有慈孝廉耻之俗，则可以死易生。”而太公对武王：“将有三胜，一曰礼将，二曰力将，三曰止欲将。故礼者，所以班朝治军而免苴之武夫，皆本于文王后妃之化；岂有淫刍豢，窃牛马，而为暴于百姓者哉！”《后汉书》：张奂为安定属国都尉，“羌豪帅感免恩德，上马二十匹，先零酋长又遗金镡八枚，奂并受之，而召主簿于诸羌前，以酒酹地曰：‘使马如羊，不以入廄；使金如粟，不以入怀。’悉以金马还之。羌性贪而贵吏清，前有八都尉率好财货，为所患苦，及奂正身洁己，威化大行”。呜呼！自古以来，边事之败，有不始于贪求者哉？吾于辽东之事有感。

杜子美诗：安得廉颇将，三军同晏眠！一本作“廉耻将”。诗人之意，未必及此，然吾观《唐书》，言王侁为武灵节度使，先是，土蕃欲成乌兰桥，每于河

壩先贮材木，皆为节帅遣人潜载之，委于河流，终莫能成。蕃人知必贪而无谋，先厚遗之，然后并役成桥，仍筑月城守之。自是朔方御寇不暇，至今为患，由侁之黷货也。故贪夫为帅而边城晚开。得此意者，郢书燕说，或可以治国乎！

顾炎武

与友人论门人书

伏承来教，勤勤恳恳，闵其年之衰暮，而悼其学之无传，其为意甚盛。然欲使之效曩者二三先生，招门徒，立名誉，以光显于世，则私心有所不愿也。若乃西汉之传经，弟子常千余人，而位富者至公卿，下者亦为博士，以名其学，可不谓荣欤，而班史乃断之曰：“盖禄利之路然也。”故以夫子之门人，且学干禄。子曰：“三年学，不至于毂，不易得也。”而况于今日乎？

今之为禄利者，其无藉于经术也审矣。穷年所习不过应试之文，而问以本经，犹茫然不知为何语，盖举唐以来帖括之浅而又废之。其无意于学也，传之非一世矣，矧纳贖之例行，而且不识字者可为郡邑博士！惟贫而不能徙业者，百人之中尚有一二。读书而又皆躁竞之徒，欲速成以名于世，语之以五经则不愿学，语之以白沙、阳明之语录，则欣然矣，以其袭而取之易也。其中小有才华者，颇好为诗，而今日之诗，亦可

以不学而作。吾行天下见诗与语录之刻，堆几积案，殆于瓦釜雷鸣，而叩之以二南、雅颂之义，不能说也。于此时而将行吾之道，其谁从之？“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，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。”若徇众人之好而自贬其学，以来天下之人，而广其名誉，则是枉道以从人，而我亦将有所不暇。惟是斯道之在天下，必有时而兴，而君子之教人有私淑艾者，虽去之百世而犹若同堂也。所著《日知录》三十余卷，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，惟多写数本以贻之同好，庶不为恶其害己者之所去，而有王者起，得以酌取焉，其亦可以毕区区之愿矣。

夫道之污隆，各以其时，若为己而不求名，则无不可以自勉。鄙哉硁硁所以异于今之先生者如此。高明何以教之！

侯方域

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

仆窃闻君子处己，不欲自恕而苛责他人以非其道。今执事之于仆，乃有不然者，愿为执事陈之。

执事，仆之父行也。神宗之末，与大人同朝，相得甚欢。其后乃有欲终事执事而不能者，执事当自追忆其故，不必仆言之也。大人削官归，仆时方少，每侍，未尝不念执事之才而嗟惜者弥日。及仆稍长，知读书，求友金陵，将戒途，而大人送之曰：“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，虽于我为后进，我常心重之。汝至，当以为师。又有老友方公孔炤，汝当持刺拜于床下。”语不及执事。及至金陵，则成公已得罪去，仅见方公，而其子以智者，仆之夙交也，以此晨夕过从。执事与方公，同为父行，理当谒，然而不敢者，执事当自追忆其故，不必仆言之也。今执事乃责仆与方公厚，而与执事薄。噫，亦过矣。

忽一日，有王将军过仆甚恭。每一至，必邀仆为诗歌，既得之，必喜，而为仆赏酒奏伎，招游舫，携

山屐，殷殷积旬不倦。仆初不解，既而疑以问将军，将军乃屏人以告仆曰：“是皆阮光禄所愿纳交于君者也，光禄方为诸君所诟，愿更以道之君之友陈君定生、吴君次尾，庶稍湔乎。”仆敛容谢之曰：“光禄身为贵卿，又不少佳宾客，足自娱，安用此二三书生为哉，仆道之两君，必重为两君所绝。若仆独私从光禄游，又窃恐无益光禄。辱相款八日，意良厚，然不得不绝矣。”凡此皆仆平心称量，自以为未甚太过，而执事顾含怒不已，仆诚无所逃罪矣！

昨夜方寝，而杨令君文骢叩门过仆曰：“左将军兵且来，都人洶洶，阮光禄扬言于清议堂，云子与有旧，且应之于内，子盍行乎。”仆乃知执事不独见怒，而且恨之，欲置之族灭而后快也。仆与左诚有旧，亦已奉熊尚书之教，驰书止之，其心事尚不可知。若其犯顺，则贼也；仆诚应之于内，亦贼也。士君子稍知礼义，何至甘心作贼！万一有焉，此必日暮途穷，倒行而逆施，若昔日干儿义孙之徒，计无复之，容出于此。而仆岂其人耶，何执事文织之深也！

窃怪执事常愿下交天下士，而展转蹉跎，乃至嫁祸而灭人之族，亦甚违其本念。倘一旦追忆天下士所以相远之故，未必不悔，悔未必不改。果悔且改，静待之数年，心事未必不暴白。心事果暴白，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执事之门。仆果见天下士接踵而至执事之门，亦必且随属其后，长揖谢过，岂为晚乎？而奈何阻毒左计一至于此！

仆今已遭乱无家，扁舟短棹，措此身甚易。独惜执事伎机一动，长伏草莽则已，万一复得志，必至杀尽天下士以酹其宿所不快，则是使天下士终不复至执事之门，而后世操简书以议执事者，不能如仆之词微而义婉也。仆且去，可以不言，然恐执事不察，终谓仆于长者傲，故敢述其区区，不宣。

侯方域

### 李姬传

李姬者名香，母曰贞丽。贞丽有侠气，尝一夜博，输千金立尽。所交接皆当世豪杰，尤与阳羨陈贞慧善也。姬为其养女，亦侠而慧，略知书，能辨别士大夫贤否，张学士溥、夏吏部允彝急称之。少风调皎爽不群。十三岁，从吴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传奇，皆能尽其音节。尤工琵琶词，然不轻发也。

雪苑侯生，己卯来金陵，与相识。姬尝邀侯生为诗，而自歌以偿之。初，皖人阮大铖者，以阿附魏忠贤论城旦，屏居金陵，为清议所斥，阳羨陈贞慧、贵池吴应箕实首其事，持之力。大铖不得已，欲侯生为解之，乃假所善王将军，日载酒食与侯生游。姬曰：“王将军贫，非结客者，公子盍叩之？”侯生三问，将军乃屏人述大铖意。姬私语侯生曰：“妾少从假母识阳羨君，其人有高义，闻吴君尤铮铮，今皆与公子善，奈何以阮公负至交乎！且以公子之世望，安事阮公！公子读万卷书，所见岂后于贱妾耶？”侯生大乎称善，醉而卧。王将军者殊怏怏，因辞去，不复通。

未几，侯生下第。姬置酒桃叶渡，歌琵琶词以送之，曰：“公子才名文藻，雅不减中郎。中郎学不补行，今琵琶所传词固妄，然尝昵董卓，不可掩也。公子豪迈不羁，又失意，此去相见未可期，愿终自爱，无忘妾所歌琵琶词也！妾亦不复歌矣！”

侯生去后，而故开府田仰者，以金三百两，邀姬一见。姬固却之。开府惭且怒，且有以中伤姬。姬叹曰：“田公岂异于阮公乎？吾向之所赞于侯公子者谓何？今乃利其金而赴之，是妾卖公子矣！”卒不往。

魏禧

## 吾庐记

季子礼，既倦于游，南极琼海，北抵燕，于是作屋于勺庭之左肩，曰：“此真吾庐矣！”名曰吾庐。

庐于翠微址最高，群山宫之，平畴崇田，参错其下，目之所周，大约数十里，故视勺庭为胜焉。

于是高下其径，折而三之。松鸣于屋上，桃、李、梅、梨、梧桐、桂、辛夷之华，荫于径下，架曲直之木为槛，垩以廛灰，光耀林木。

客曰：“斗绝之山，取蔽风雨足矣。季子举债而饰之，非也。”或曰：“其少衰乎？其将怀安也。”

方季子之南游也，驱车瘴癘之乡，蹈不测之波，去朋友，独身无所事事，而之琼海。至则飓风夜发屋，卧星露之下，兵变者再，索人而杀之，金铁鸣于堂户，尸交于衢，流血沟渎。客或以闻诸家，家人忧恐泣下，余谈笑饮食自若也。及其北游山东，方大饥，饥民十百为群，煮人肉而食。千里之地，草绝根，树无青皮。家人闻之，益忧恐，而季子竟至燕。

客有让余者曰：“子之兄弟一身矣，又唯子言之从。今季子好举债游，往往无故冲危难，冒险阻，而子不禁，何也？”余笑曰：“吾固知季子之无死也。吾之视季子之举债冒险危而游，与举债而饰其庐，一也。且夫人各以得行其志为适。终身守闺门之内，选奕趑趄，盖井而观，腰舟而渡，遇三尺之沟，则色变不敢跳越，若是者，吾不强之适江湖。好极山川之奇，求朋友，揽风土之变，视客死如家，死乱如死病，江湖之死如衽席，若是者，吾不强使守其家。孔子曰：‘志士不忘在沟壑。’夫若是者，吾所不能而子弟能之，其志且乐为之，而吾何暇禁？”

季子为余言，渡海时舟中人眩怖不敢起，独起视海中月，作《乘月渡海歌》一首。兵变，阖而坐，作《海南道中诗》三十首。余乃笑吾幸不忧恐泣下也。

庐既成，易堂诸子，自伯兄而下皆有诗；四方之士闻者，咸以诗来会，而余为之记。

魏禧

## 大铁椎传

庚戌十一月，予自广陵归，与陈子灿同舟。子灿年二十八，好武事，予授以左氏兵谋兵法，因问“数游南北，逢异人乎？”子灿为述大铁椎，作《大铁椎传》。

大铁椎，不知何许人，北平陈子灿省兄河南，与遇宋将军家。宋，怀庆清华镇人，工技击，七省好事者皆来学，人以其雄健，呼宋将军云。宋弟子高信之，亦怀庆人，多力善射，长子灿七岁，少同学，故尝与过宋将军。

时座上有健啖客，貌甚寝，右胁夹大铁椎，重四五十斤，饮食拱揖不暂去。柄铁折迭环复，如锁上练，引之长丈许。与人罕言语，语类楚声。扣其乡及姓字，皆不答。

既同寝，夜半，客曰：“吾去矣！”言讫不见。子灿见窗户皆闭，惊问信之。信之曰：“客初至，不冠不袜，以蓝手巾裹头，足缠白布，大铁椎外，一物无所

持，而腰多白金。吾与将军俱不敢问也。”子灿寐而醒，客则鼾睡炕上矣。

一日，辞宋将军曰：“吾始闻汝名，以为豪，然皆不足用。吾去矣！”将军强留之，乃曰：“吾数击杀响马贼，夺其物，故仇我。久居，祸且及汝。今夜半，方期我决斗某所。”宋将军欣然曰：“吾骑马挟矢以助战。”客曰：“止！贼能且众，吾欲护汝，则不快吾意。”宋将军故自负，且欲观客所为，力请客，客不得已，与偕行。将至斗处，送将军登空堡上，曰：“但观之，慎弗声，令贼知也。”

时鸡鸣月落，星光照旷野，百步见人。客驰下，吹鬣策数声。顷之，贼二十余骑四面集，步行负弓矢从者百许人。一贼提刀突奔客，客大呼挥椎，贼应声落马，马首裂。众贼环而进，客奋椎左右击，人马仆地，杀三十许人。宋将军屏息观之，股票欲堕。忽闻客大呼曰：“吾去矣。”尘滚滚东向驰去。后遂不复至。

魏禧论曰：子房得力士，椎秦皇帝博浪沙中，大铁椎其人与？天生异人，必有所用之。予读陈同甫《中兴遗传》，豪俊侠烈魁奇之士，泯泯然不见功名于世者又何多也？岂天之生才不必为人用与？抑用之自有有时与？子灿遇大铁椎为壬寅岁，视其貌当年三十，然则大铁椎今四十耳。子灿又尝见其写市物帖子，甚工楷书也。

汪琬

### 传是楼记

昆山徐健菴先生，筑楼于所居之后，凡七楹。间命工斲木为櫺，贮书若干万卷，区为经史子集四种，经则传注义疏之书附焉，史则目录家乘山经野史之书附焉，子则附以卜筮医药之书，集则附以乐府诗余之书，凡为櫺者七十有二，部居类汇，各以其次，素标缃帙，启钥灿然。于是先生召诸子登斯楼而诏之曰：“吾何以传女曹哉？吾徐先世，故以清白起家，吾耳目濡染旧矣。盖尝慨夫为人之父祖者，每欲传其土田货财，而子孙未必能世富也；欲传其金玉珍玩、鼎彝尊罍之物，而又未必能世宝也；欲传其园池台榭、舞歌舆马之具，而又未必能世享其娱乐也。吾方以此为鉴。然则吾何以传女曹哉？”因指书而欣然笑曰：“所传者惟是矣！”遂名其楼为“传是”，而问记于琬。琬衰病不及为，则先生屡书督之，最后复于先生曰：

甚矣，书之多厄也！由汉氏以来，人主往往重官赏以购之，其下名公贵卿，又往往厚金帛以易之，或亲操翰墨，及分命笔吏以缮录之。然且哀聚未几，而辄至于散佚，以是知藏书之难也。琬顾谓藏之之难不若守之之难，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，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。是故藏而勿守，犹勿藏也；守而弗读，犹勿守也。夫既已读之矣，而或口与躬违，心与迹忤，采其华而忘其实，是则呻佔记诵之学所为哗众而窃名者也，与弗读奚以异哉！

古之善读书者，始乎博，终乎约，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，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。善读书者根柢于性命而究极于事功：沿流以溯源，无不探也；明体以适用，无不达也。尊所闻，行所知，非善读书者而能如是乎！

今健菴先生既出其所得于书者，上为天子之所器重，次为中朝士大夫之所矜式，藉是以润色大业，对扬休命，有余矣，而又推之以训敕其子姓，俾后先跻巍科，取膺仕，翕然有名于当世，琬然后喟焉太息，以为读书之益弘矣哉！循是道也，虽传诸子孙世世，何不可之有？

若琬则无以与于此矣。居平质駑才下，患于有书而不能读。延及暮年，则又跼伏穷山僻壤之中，耳目固陋，旧学消亡，盖本不足以记斯楼。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，姑为一言复之，先生亦恕其老諄否耶？

汪琬

## 江天一传

江天一，字文石，徽州歙县人。少丧父，事其母，及抚弟天表，具有至性。尝语人曰：“士不立品者，必无文章。”前明崇祯间，县令傅岩奇其才，每试辄拔置第一。年三十六，始得补诸生。家贫屋败，躬畚土筑垣以居。覆瓦不完，盛暑则暴酷日中。雨至，淋漓蛇伏，或张敝盖自蔽。家人且怨且叹，而天一挟书吟诵自若也。

天一虽以文士知名，而深沉多智，尤为同郡金佺事公声所知。当是时，徽人多盗，天一方佐佺事公，用军法团结乡人子弟，为守御计。而会张献忠破武昌，总兵官左良玉东遁，麾下狼兵哗于途，所过焚掠。将抵徽，徽人震恐，佺事公谋往拒之，以委天一。天一腰刀帉首，黑夜跨马，率壮士驰数十里，与狼兵鏖战祁门，斩馘大半，悉夺其马牛器械，徽赖以安。

顺治二年，夏五月，江南已破，州县望风内附，而徽人犹为明拒守。六月，唐藩自立于福州，闻天一，

授监纪推官。先是，天一言于佺事公曰：“徽为形胜之地，诸县皆有阻隘可恃，而绩谿一面当孔道，其地独平迤，是宜筑关于此，多用兵据之，以与他县相犄角。”遂筑丛山关。已而清师攻绩谿，天一日夜援兵登陴，不少怠。间出逆战，所杀伤略相当。于是清师以少骑缀天一于绩溪，而别从新岭入，守岭者先溃，城遂陷。

大帅购天一甚急。天一知事不可为，遽归，嘱其母于天表，出门大呼：“我江天一也！”遂被执。有知天一者，欲释之。天一日：“若以我畏死邪？我不死，祸且族矣。”遇佺事公于营门，公目之曰：“文石！汝有老母在，不可死！”笑谢曰：“焉有与人共事而逃其难者乎？公幸勿为吾母虑也。”至江宁，总督者欲不问，天一昂首曰：“我为若计，若不如杀我；我不死，必复起兵！”遂牵诣通济门。既至，大呼高皇帝者三，南向再拜讫，坐而受刑。观者无不叹息泣下。越数日，天表往收其尸，瘞之。而佺事公亦于是日死矣。

当狼兵之被杀也，凤阳督马士英怒，疏劾徽人杀官军状，将致佺事公于死。天一为赍辨疏，诣阙上之；复作《吁天说》，流涕诉诸贵人，其事始得白。自兵兴以来，先后治乡兵三年，皆在佺事公幕。是时，幕中诸侠客号知兵者以百数，而公独推重天一，凡内外机事悉取决焉。其后竟与公同死。虽古义烈之士，无以尚也。予得其始末于翁君汉津，遂为之传。

汪琬曰：方胜国之末，新安士大夫死忠者有汪公

伟、凌公駟与佺事公三人，而天一独以诸生殉国。予闻天一游淮安，淮安民妇冯氏者刲肝活其姑，天一征诸名士作诗文表章之，欲疏于朝，不果。盖其人好奇尚气类如此。天一本名景，别自号石嫁樵夫，翁君汉津云。

林嗣环

口 技

京中有善口技者。会宾客大宴，于厅事之东北角施八尺屏障，口技人坐屏障中，一桌、一椅、一扇、一抚尺而已。众宾团坐。少顷，但闻屏障中抚尺二下，满堂寂然，无敢哗者。

遥遥闻深巷犬吠声，便有妇人惊觉欠伸，摇其夫语猴褻事。夫呖语，初不甚应，妇摇之不止，则二人语渐间杂，床又从中戛戛。既而儿醒，大啼。夫令妇抚儿乳，儿含乳啼，妇拍而鸣之。夫起溺，妇亦抱儿起溺。床上又一大儿醒，狺狺不止。当是时，妇手拍儿声，口中鸣声，儿含乳啼声，大儿初醒声，床声，夫叱大儿声，溺瓶中声，溺桶中声，一齐凑发，众妙毕备。满座宾客无不伸颈侧目，微笑默叹，以为妙绝也。

既而夫上床寝。妇又呼大儿溺，毕，都上床寝。小儿亦渐欲睡。夫齁声起，妇拍儿亦渐拍渐止。微闻有鼠作作索索，盆器倾侧，妇梦中咳嗽之声。宾客意少舒，稍稍正坐。

忽一人大呼“火起”，夫起大呼，妇亦起大呼，两儿齐哭。俄而百千人大呼，百千儿哭，百千狗吠，中间力拉崩倒之声，火爆声，呼呼风声，百千齐作；又夹百千求救声，曳屋许许声，抢夺声，泼水声。凡所应有，无所不有。虽人有百手，手有百指，不能指其一端；人有百口，口有百舌，不能名其一处也。于是宾客无不变色离席，奋袖出臂，两股战战，几欲先走。

而忽然抚尺一下，众响毕绝。撤屏视之，一人、一桌、一椅、一扇、一抚尺而已。

邵长蘅

## 阎典史传

阎典史者，名应元，字丽亨，其先浙江绍兴人也。四世祖某，为锦衣校尉，始家北直隶之通州，为通州人。应元起掾史，官京仓大使。崇祯十四年，迁江阴县典史。始至，有江盗百艘，张帆乘潮阑入内地，将薄城，而会县令摄篆旁邑，丞簿选悞怖急，男女奔窜。应元带刀鞬出，跃马大呼于市曰：“好男子，从我杀贼护家室！”一时从者千人，然苦无械。应元又驰竹行呼曰：“事急矣，人假一竿，值取诸我。”千人者布列江岸，矛若林立，土若堵墙。应元往来驰射，发一矢，辄殪一贼。贼连毙者三，气慑，扬帆去。巡抚状闻，以钦依都司掌徼巡县尉，得张黄盖，拥纛，前驱清道而后行。非故事，邑人以为荣。久之，仅循资迁广东英德县主簿，而陈明选代为尉。应元以母病未行，亦会国变，挈家侨居邑东之砂山。是岁乙酉五月也。

当是时，本朝定鼎改元二年矣。豫王大军渡江，金陵降，君臣出走。弘光帝寻被执。分遣贝勒及他将，略

定东南郡县。守土吏或降或走，或闭门旅拒，攻之辄拔；速者功在漏刻，迟不过旬日。自京口以南，一月间下名城大县以百数。而江阴以弹丸下邑，死守八十余日而后下，盖应元之谋居多。

初，薙发令下，诸生许用德者，以闰六月朔悬明太祖御容于明伦堂，率众拜且哭，士民蛾聚者万人，欲奉新尉陈明选主城守。明选曰：“吾智勇不如阎君，此大事，须阎君来。”乃夜驰骑往迎应元。应元投袂起，率家丁四十人，夜驰入城。是时城中兵不满千，户裁及万，又饘无所出。应元至，则料尺籍，治楼橹，令户出一男子乘城，余丁传餐。已，乃发前兵备道曾化龙所制火药火器贮堞楼。已，乃劝输巨室，令曰：“输不必金，出粟、菽、帛、布及他物者听。”国子上舍程壁首捐二万五千金。捐者麇集。于是围城中有火药三百罌，铅丸、铁子千石，大炮百，鸟机千张，钱千万缗，粟、麦、豆万石，他酒、醢、盐、铁、刍、藁称是。已，乃分城而守：武举黄略守东门，把总某守南门，陈明选守西门，应元自守北门，仍徼巡四门。部署甫定，而外围合。

时大军薄城下者已十万，列营百数，四面围数十重，引弓仰射，颇伤城上人。而城上礮、机弩乘高下，大军杀伤甚众。乃驾大炮击城，城垣裂。应元命用铁叶裹门板，贯铁絙护之；取空棺实以土，障隙处。又攻北城，北城穿。下令人运一大石块，于城内更筑

坚垒，一夜成。会城中矢少，应元乘月黑，束藁为人，人竿一灯，立陴隄间，匝城，兵士伏垣内，击鼓叫噪，若将缒城斫营者。大军惊，矢发如雨；比晓，获矢无算。又遣壮士夜缒城入营，顺风纵火；军乱，自蹂践相杀死者数千。

大军却，离城三里止营，帅刘良佐拥骑至城下，呼曰：“吾与阎君雅故，为我语阎君，欲相见。”应元立城上与语。刘良佐者，故弘光四镇之一，封广昌伯，降本朝总兵者也。遥语应元：“弘光已走，江南无主，君早降，可保富贵。”应元曰：“某明朝一典史耳，尚知大义。将军胙土分茅，为国重镇，不能保障江淮，乃为敌前驱，何面目见吾邑义士民乎？”良佐惭退。

应元伟躯干，面苍黑，微髭。性严毅，号令明肃，犯法者，鞭笞贯耳，

不稍赏；然轻财，赏赐无所吝。伤者手为裹创，死者厚棺敛，酹醢而哭之；与壮士语，必称“好兄弟”，不呼名。陈明选宽厚呕煦，每巡城，拊循其士卒，相劳苦，或至流涕。故两人皆能得士心，乐为之死。

先是，贝勒统军略地苏、松者，既连破大郡，济师来攻。面缚两降将，跪城下说降，涕泗交颐。应元骂曰：“败军之将，被禽不速死，奚喋喋为！”又遣人谕令：“斩四门首事各一人，即撤围。”应元厉声曰：“宁斩吾头，奈何杀百姓！”叱之去。会中秋，给军民赏月钱，分曹携具，登城痛饮；而许用德制乐府五更转曲，令善讴者曼声歌之，歌声与刁斗、笳吹声相应，竟三夜罢。

贝勒既觐知城中无降意，攻愈急；梯冲死士，铠胄皆镶铁，刀斧及之，声铿然，锋口为缺。炮声彻昼夜，百里内地为之震。城中死伤日积，巷哭声相闻。应元慷慨登陴，意气自若。旦日，大雨如注。至日中，有红光一缕起土桥，直射城西。城俄陷，大军从烟焰雾雨中，蜂拥而上。应元率死士百人，驰突巷战者八，所当杀伤以千数；再夺门，门闭不得出。应元度不免，踊身投前湖，水不没顶。而刘良佐令军中，必欲生致应元，遂被缚。良佐箕踞乾明佛殿，见应元至，跃起持之哭。应元笑曰：“何哭？事至此，有一死耳。”见贝勒，挺立不屈。一卒持枪刺应元贯胫，胫折踣地。日暮，拥至栖霞禅院。院僧夜间大呼“速斫我！”不绝口。俄而寂然。应元死。

凡攻守八十一日，大军围城者二十四万，死者六万七千，巷战死者又七千，凡损卒七万五千有奇。城中死者，无虑五六万，尸骸枕藉，街巷皆满，然竟无一人降者。

城破时，陈明选下骑搏战，至兵备道前被杀。身负重创，手握刀，僵立倚壁上不仆。或曰：阖门投火死。

论曰：《尚书·序》曰：“成周既成，迁殷顽民。”而后之论者，谓于周则顽民，殷则义士。夫跖犬吠尧，邻女詈人，彼固各为其主。予童时，则闻人啧啧谈阎典史事，未能记忆也。后五十年，从友人家见黄晞所为死守孤城状，乃摭其事而传之，微夫应元，固明朝一典史也；顾其树立，乃卓卓如是！呜呼，可感也哉！